

征服者成吉思汗²

LORDS OF THE BOW

弓马枭雄

[英] 康恩·伊古尔登◎著
许恬宁◎译

蒙古战神
成吉思汗
传奇再现

征服者
成吉思汗2
弓马枭雄

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 著
许恬宁 译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. 2, 弓马枭雄 / (英) 伊古尔登著; 许恬宁译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561-0304-1

I. ①征… II. ①伊… ②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943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8-2014-102号

The Conqueror Series 2: Lords of the Bow

Copyright © Conn Iggulden, 2007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Hu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2·弓马枭雄

著 者 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

译 者 许恬宁

出 版 人 谢清风

策 划 人 周 政

责任编辑 聂双武 胡 萍

装帧设计 彭意明

内文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
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0304-1
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序章
GONGMAXIAOXIONG
弓马枭雄

一阵冷风吹过山崖，年老力衰的乃蛮汗打了个寒战。集结在远方山脚下的大军正在对抗一个自称成吉思的男人。十多个部族与乃蛮部结盟，共同在山麓对抗一波波涌上的敌人。老汗听见清澈山间传来的厮杀声，但几乎全盲的他看不见战况。

他低声吩咐身旁的萨满阔阔出：“告诉我战况如何？”阔阔出年纪未满三十，一向锐利无比的眼神此刻布满悔恨阴影。“大汗，札答兰人已放下弓刀。如您所料，他们已无勇再战。”“他们太高估他，才会如此恐惧。”老汗用袍子包紧骨瘦如柴的身躯，“告诉我乃蛮军如何，是否仍在鏖战？”

阔阔出看着底下厮杀的人马，怎样都开不了口。原本最好的探子回报敌军尚在数百里外，黎明时成吉思的大军却出其不意出现在牧草地上，他们的勇猛战士重创原本仍有希望阻挡其攻势的乃蛮联军。阔阔出暗自诅咒札答兰部，他们从山中带来众多兵马，让他曾经以为可望获胜。盟军一度声势浩大，几年前根本不可能有这种

场面，最后却只挡住第一波攻势，接着恐惧便瓦解军心，札答兰部败阵而去。

阔阔出观战时低声咒骂。老汗迎来的部分人马甚至自相残杀。真是群猪狗不如的墙头草。“大汗，他们仍在奋战。”他终于挤出一句话，“他们已挡住敌人进逼，箭阵让成吉思的兵马疲于应付。”乃蛮汗瘦骨嶙峋的双手交握，只见指节泛白。“很好，阔阔出，我该下山振奋我军士气。”萨满转头，激动地看着从自己成年起便服侍至今的老人。“大汗万万不可，这会害了您的性命。我已预见我军将死守此山，就是鬼魂也不能穿越。”

面对大汗如此信任，阔阔出压下心中的羞愧。当前线溃败时，他在呼啸飞来的箭上看见自己死亡的命运，此刻他只想逃跑。老汗叹口气。“阔阔出，你一向尽心服侍，我很感激。再说一次你看到什么。”阔阔出正要开口，却忍不住倒抽一口气。“现在成吉思的兄弟也加入战局，其中一人正攻向我们的侧翼，队伍被杀出一道缺口。”

阔阔出咬紧下唇，继续观战。一支箭咻地飞来，射中离他们蹲坐处不过几尺下方的地面，直没至羽。“大汗，我们得移往高处。”他站起来，但目光不离山下的混乱厮杀。老汗跟着起身，两名勇士在旁搀扶。乃蛮勇士面无表情地看着弟兄好友被屠戮，在萨满指示下，搀扶老汗爬上山丘。

老汗颤声问道：“阔阔出，我军反击了吗？”阔阔出转头观战，脸上不禁一阵抽搐。下方空中一片箭雨，箭矢似乎正缓慢地以流畅弧线前进，乃蛮军被敌人攻势一分为二。成吉思的铠甲仿自金人样式，丝罩袍外的厚帆布上缝着数百片手指宽的铁片，虽无法抵挡直射，但丝布常可缠住箭头，防御力胜过乃蛮军的熟皮甲。阔阔出只见成吉思的战士挡住浓密箭雨，蔑儿乞部的马尾大纛被人践踏，气喘吁吁的士兵扔下武器跪地投降。现在只剩斡亦剌惕部与乃

蛮部仍在奋战，他们虽奋勇迎敌，但自知再也撑不了多久。这次集结大批盟军抵御蒙古部强敌，但如今脱身已然无望。阔阔出暗自皱眉，想着自己未来的命运。

“大汗，我军仍在奋勇杀敌，他们不会退却，不会在您眼前逃跑。”阔阔出看见百名成吉思的战士已抵达山脚，虎视眈眈看向乃蛮护卫。在这高地上，风势冰寒，他感到愤怒而绝望。已经努力了这么久，他不能在一个只有寒冷日光的干燥山丘上输掉一切。他得自父亲，甚至超越父亲的神秘力量，将因夺走他性命的一刀或一箭而不复存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痛恨意图抗拒草原新势力的老汗。不管他曾经有多强大，现在都已失败，就像个傻子一样。阔阔出暗自诅咒那潜伏尾随他的厄运。

当他们爬上山丘，大汗气喘吁吁，对搀扶的手下疲惫地摇摇手。

“我得停下休息。”他摇着头说。

阔阔出催促：“大汗，他们就快追上了。”两名手下不顾萨满警告，轻轻让老汗坐在草地中一块岩石上。“所以我们输了？”老汗问，“要不是踏过乃蛮人的尸体，成吉思的狗怎能跑上这山丘？”阔阔出无法直视两名手下。他们和他一样清楚实情，但因不忍夺走老人最后一丝希望而不愿说出口。山脚下尸横遍野，东一具西一具的像是草地上用血写出的字迹。斡亦剌惕人虽奋勇抵抗，但最终依旧溃败。成吉思大军如无人之境，轻松击向盟军阵线上每一个弱点。阔阔出看见蒙古士兵以十人或百人小队穿越战场，他们的将领传递军令之速令人瞠目结舌，只有勇敢的乃蛮战士仍在抵挡风暴般的攻势却孤掌难鸣。当乃蛮战士一度夺回山脚，阔阔出感受到短暂希望时，但那只是一小群精疲力尽的士兵，当敌人再度发动猛烈攻击，便立即被歼灭一空。阔阔出低声说：“大汗，众护卫仍愿为您奋战，至死方休。”他只能勉强这么说。昨夜声势壮盛的大

军，如今一个个倒在地上，他听见垂死战士的哀鸣。老汗点头，闭上双眼。“我还以为今日或能得胜。”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“若是大势已去，要我那些儿子把刀放下，不要白白送命。”老汗诸子在成吉思大军呼啸而过时早已丧命。听见命令的两个手下直视阔阔出，眼底难掩悲愤。年纪较大那人拔刀试试锋刃，脸上与颈子青筋暴突。“大汗，如您恩准，小的这就退下，把话传达给您的儿子。”老汗抬起头。“木拉克，要他们活下去。或许他们会看到这成吉思将把我们带向怎样的命运。”木拉克热泪盈眶，他转向其他护卫，愤怒地抹去泪水，但完全不看向阔阔出。他柔声交代：“儿子，保护大汗。”年轻人低头应允。木拉克一手搭在儿子肩上，身子前倾，抵着他的额头，然后大步走下山坡，从头到尾看都不看带他们走到这地步的萨满。老汗叹了口气，叹息声中满是忧虑。他低声说：“告诉他们，让胜利者通过。”阔阔出凝视着眼前的老人，一颗汗珠渗出鼻梁，不断颤抖。“杀了我之后，或许他会对我儿开恩。”阔阔出转头看向下方，木拉克走向最后一小群乃蛮士兵，为他们带来新战力。守军精疲力竭、身子摇晃，但仍抬头努力不露出畏惧之色。阔阔出听见他们互相告别，然后迈步向前迎敌。

山脚下，成吉思亲自在阵中穿梭，铠甲上血痕累累。阔阔出感觉蒙古大汗的眼神越过自己望向后方。他忍不住身子一颤，手握上刀柄。眼见老汗垂头丧气坐着，颈子显得细长无比。成吉思会饶过一个持刀划破主人喉头的萨满吗？或许卖主求荣真能让自己躲过一劫。在这一瞬间，他极度惧怕死亡。

成吉思抬头久久望着山崖，动也不动。阔阔出最终还是放下了刀，毕竟自己对这黎明时凭空冒出的冷酷战士一无所知。他待在老汗身旁，看着仅剩的乃蛮战士迈向黄泉，一边念起父亲所教的保护咒迷惑敌人心神。喃喃咒语声似乎让老汗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。

木拉克是乃蛮第一勇士，这天先前并未上阵。他仰天长啸，视死如归杀向成吉思大军，最后一批乃蛮人也随之狂吼，原本的疲态瞬间消逝。丛丛飞箭让成吉思的士兵一时措手不及，但随即咬牙切齿取箭回击。当木拉克解决眼前第一个敌人，便有十几人自四面八方涌出来击，他的肋边中刀，血流不止。

阔阔出不断念咒。成吉思举号吹了一声，士兵立刻停止攻击，从最后一批气喘吁吁的乃蛮人身边退开。阔阔出瞪大双眼看着。

木拉克还活着，他站在原地，但神态恍惚。阔阔出见成吉思对他说了些话，但听不见内容，只见木拉克摇头，往地上啐了口鲜血，然后再次举刀。只剩几个乃蛮人还能站立，他们全都身受重伤，鲜血直流至腿，但也摇摇晃晃举刀而立。

成吉思大喊：“你们全都是英勇的战士。投降吧，我会欢迎你们坐在营火旁，我会赞扬你们的勇气。”

木拉克张口露出血红牙齿，不屑地笑起来。他道：“狼族口中的荣耀不过是个屁。”成吉思动也不动坐在马上，最后一耸肩，手臂一挥再次下令。蒙古士兵往前直冲，一阵刀光乱闪，木拉克与其战友转瞬间便被吞没。高处山崖上，阔阔出见成吉思下马徒步上山，便站了起来，咒语戛然而止。战争结束了，数百人尸横遍野，但亦有数千人投降。阔阔出不在乎那些人的下场。

他望着山底，轻声说：“他来了。”他的胃一阵翻搅，双腿不住颤抖，看起来像匹被苍蝇骚扰的马。那个将旷野中各部族纳入自己大纛下的男人，正面无表情踏着坚定步伐往上爬。阔阔出见他铠甲凌乱，上头几块线头已松的铁片脱垂晃动。这是一场恶战，但他双唇紧闭往上爬的样子，好似刚才的厮杀毫不费力。

老汗打破沉默，抓住阔阔出衣袖轻声问道：“我儿还活着

吗？”“他们没逃过此劫。”阔阔出黯然回答，心中一阵苦涩。老汗颓然松手。在萨满凝视下，他再次睁开乳白双眼，直起身子，仿佛再次恢复精力。“那么让这个成吉思来吧。”老汗说，“现在他还能对我如何？”阔阔出没有作答，他紧盯着正爬上山崖的战士，无法移开目光。一阵凉风拂过颈子，他从未觉得流动的空气如此美好。从前他见过别人面对死亡的神态，曾用最黑暗的仪式将他们送入死亡，使灵魂消失于空无之中。但如今他在那男人稳健的步伐中看见自己的死亡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几乎想要逃跑。他留在原地不是因为勇气。他懂咒语，能传达鬼神旨意，就连他父亲也不曾让乃蛮人如此畏惧。寒冬将至，现在逃跑必死无疑。他听见木拉克之子拔刀的飒飒声，但丝毫未让他因此安心。眼前那连大军也无法阻挡的毁灭者，他的沉稳步伐中带着令人敬畏的气势。老汗也抬头看着那人走向自己，不能视物的双眼如感觉太阳般察觉他的到来。

成吉思在三人面前停步凝视。他身材高大，皮肤油亮，散发健康的光泽，瞳孔是苍狼般的黄色。阔阔出在他眼中不见怜悯，只觉全身无法动弹。成吉思拔出佩刀，上头仍有未干的血迹。木拉克之子往前站出一步，挡在两位汗王之间。成吉思脸上闪过一丝恼怒，年轻战士全身紧绷。

“孩子，如果你还要命就下山吧。”成吉思说，“今日我已见到太多死亡。”

年轻战士摇头，不发一语。成吉思叹了口气，用力一砍，打落年轻人手中的刀，另一只手上的匕首瞬间刺进对手喉头，生命霎时离开木拉克之子的身躯，他双臂张开，倒向成吉思。成吉思咕咚一声，接住尸身后用力推出，阔阔出看着尸体慢慢滚下山坡。

成吉思镇定地擦拭刀锋，接着插回腰间刀鞘，突然看起来十分疲惫。

的一把细长小刀。他感觉成吉思再次举刀，马上伸出空着的手掌要他少安毋躁，然后闭上双眼。

萨满用全身力量召唤意志，隔绝身上的寒风与腹中的冰冷恐惧。他默念父亲从前逼他背下的咒语，感觉灵魂出窍带来的宁静正以出乎意料的强度与速度降临。神灵与他同在，它们的触碰让他的脉搏变慢。那一瞬间，他的灵魂离开肉体，从外头看着自己。

成吉思瞪大眼睛，看着萨满用匕首划开自己的前臂，薄刃切入皮肉，但划过时萨满没有痛苦的表情。成吉思着迷地看着刀尖掀起皮肤，刀刃在底下散发黑色光芒。接着萨满缓缓眨眼，抽出匕首，神情看来甚至有些慵懒。刀子完全取出后，萨满直视年轻大汗的双眼，只见他全神贯注盯着伤口。阔阔出进入更深的出神状态，最后一阵酷寒散入四肢。他深吸一口气。“大汗，您看有血吗？”他低声问道，其实早已知道答案。成吉思皱眉，刀仍握在手上，但向前踏出一步，粗糙拇指摸摸萨满臂上的椭圆伤口。“的确没有，这能力很有用。”他有些不情愿地承认，“这能传授给别人吗？”阔阔出面露微笑，不再恐惧。“大汗，神灵只会降临在被选中的人身上。”成吉思点头，退开一步。即使在寒风中，这萨满仍旧浑身散发着老山羊般的恶臭。此外，他仍不知如何解释那不会流血的古怪伤口。他咕哝一声，手指抚过刀锋，收刀入鞘。“萨满，我给你一年，一年时间足够让你证明自己的价值。”阔阔出双膝一跪，俯首伏地。“如同小人的预言，您将会是盖世汗王。”泪水流过阔阔出脸上的污垢，他感觉低语的神灵正在远离，连忙一甩袖子，盖住急速流出的鲜血。成吉思答道：“我的确是。”他看着山下等他返回的大军，“世人都将知道我的名字。”当他再度开口，声音十分低沉，阔阔出必须竖耳倾听。“现在不是死亡的时刻，萨满。所有部族已合而为一，彼此不再争战。所有人将应我召唤，城邑将会陷落，将会有新的土地任我们驰骋。女人将要哭泣，她们的哀鸣将令

他说：“当初如果你加入我这边，我会礼遇乃蛮部的。”

老汗双眼无神地望着他。

“你已听见我的答案。”乃蛮汗的声音充满力量，“让我去见儿子吧。”

成吉思点头，刻意放慢挥刀速度，老汗身首分离，头颅滚至山下，身子微微斜向一边。阔阔出听见鲜血溅上石头的声音，神经紧绷至极。他要活下去，他要活下去，下一个就轮到自已了。萨满脸色发白，连珠炮般吐出一堆话。

“大汗，您不可让萨满流血，绝对不可。我拥有力量，我了解力量。您可以试着取我性命，但会发现我刀枪不入。让我服侍您吧，让我赞扬您的胜利。”成吉思答道：“您是怎么服侍乃蛮汗的，服侍到让他走上这条死路？”“我不是让他远离战场了吗？大汗，小的在梦中看见您，尽了一切努力为您铺路。您难道不是各族的未来？我的声音就是神灵的声音。我站在水中，而您顶天立地，让小的服侍您吧。”

成吉思迟疑一下，手中的刀停住不动。眼前这男人穿深棕长袍，里头是肮脏的上衣与长裤，布料虽有绣纹，油渍却让紫纹几乎变成黑色，脚上那双烂靴子用绳子捆着，好似是被上个主人丢弃的。

然而那张深色脸庞上，双眼正燃烧着奇异的光芒。成吉思忆起狼族的伊鲁克如何杀了父亲的萨满老察合台。或许伊鲁克的命运在多年前那血腥的一天早已注定。阔阔出看着成吉思，等着他手中的钢刀取走自己性命。“我不需要另一个说故事的人。”成吉思说，“我已有三个号称能传达神灵旨意的人。”然而阔阔出看出他眼中的好奇，立刻抓住机会。

“大汗，那些不过是三岁孩童的把戏，让我为您示范。”他没等成吉思回答，就伸手自袍中拿出一支牛角，取下胡乱绑在柄上

我欣喜。”他低头看着俯首称臣的萨满，皱起眉头。“萨满，我已说过你能保住小命。站起来，跟我一起下去。”

两人抵达山脚时，成吉思对弟弟合赤温与合撒儿点点头。自从他们开始兼并部族后，过去这几年来，其实都还很年轻的两人地位越来越高。合赤温看着大哥走向他们，脸上露出微笑。合撒儿盯着浑身破烂的阔阔出问道：“这家伙是谁？”成吉思回答：“乃蛮人的萨满。”又有一人骑马靠近，那人一跃而下，死盯着阔阔出。阔阔出认出那是从前在乃蛮部因杀人而被放逐的铸刀匠阿思朗。成吉思信任的将领中有不少这类人物。“我记得你。”阿思朗说，“你老子死了？”“几年前过世的。你这背信忘义的小人。”阔阔出被他的语气激怒，才突然发现自己已失去过往辛苦建立的威势。在乃蛮部时，除了少数几人，谁看到他都得畏惧低头。若被冠上不忠罪名，刀火酷刑便等着他们。阔阔出和眼前毫不畏惧的乃蛮叛将四目相对，心中暗想，你们会知道我的厉害。

成吉思带着一丝兴味看着眼前两人的角力。“萨满，别惹事。这是第一个投入我麾下的勇士。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乃蛮，也不再对各自部族效忠，所有人都在我统治之下。”“我在幻影中见到了。”阔阔出马上答道，“您有神灵保佑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成吉思脸色一沉。“就算有，保佑也不周全。看看你左右，这批大军都是靠力量与谋略赢来的。就算真有神灵相助，我也感觉不到。”阔阔出眨眨眼。以前乃蛮汗很信这套，也容易掌控，看来这个新主子没那么容易受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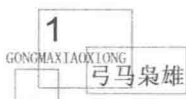
但无论如何，他正在呼吸甜美的空气，好好活了下来，半个时辰前，他根本想都不敢想。成吉思转头看着弟弟，把阔阔出忘得一干二净。“要新来的人傍晚太阳下山时发誓对我效忠。”他告诉合撒儿，“把他们打散分到其他人里面，让他们开始觉得是我们的

一份子，而不是被打败的敌人。好好处理这事，我不能时时提防背后有人插刀。”合撒儿点头，转身大步迈过两旁的蒙古战士，走向还跪着的战败部族。阔阔出看见成吉思和弟弟对彼此微笑，心想，看来这两兄弟感情不错。他开始搜集新环境中的一切蛛丝马迹，就算最细微末节的事，日后也可能派上用场。“合赤温，我们瓦解了联军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”成吉思拍了一下弟弟的背，“你的铁甲骑兵出现得正是时候。”合赤温大方接受赞扬，答道：“是大哥教得好。”“有了新加入的部族，我们的军队将可纵横大地。”成吉思思想了一下，微笑说：“终于该是时候准备出发了。”“合赤温，派人骑马往各方去，不准这片土地上再有游荡的家族或小部族。告诉那些人，要他们明年春天到黑山集合，把众人叫到斡难河源附近。那里是块平原，装得下几千几万人。我们就在那里集合，准备出征。”

“该传给他们什么口信？”合赤温问道。

“要他们到我这里来。”成吉思语气温和，“告诉他们，成吉思要他们集合。我们现在已无敌手，他们可以选择追随我，或用剩下的日子等待我的战士横扫大地。就这样告诉他们。”成吉思满意地看着四周。七年内他集结了超过一万兵力。如果加上这次各族联盟的败将，数字几乎要再增加一倍。草原上已无人能挑战他的领导地位。成吉思原本望着西下的夕阳，如今视线移至东方，开始想象金国庞大富裕的城邑。

“合赤温，他们将我们分离了一千世代，宰制我们，待我们如下贱野狗。今后不会再有这种事，我已团结众人，他们等着发抖吧，我会让他们走着瞧。”



夏日薄暮中，蒙古人的营盘往各方蔓延数里。黑山阴影下，平原上的庞大聚落仍显渺小。毡帐遍布大地，数千炊火的点点光亮一眼望之不尽。营帐外，永远处于饥饿的蒙古马、山羊、绵羊和牦牛啃着绿色大地。每到破晓时刻，牧群便被赶至河边，在青草地上大快朵颐，然后再回到毡帐旁。虽然成吉思保证各族将和平共处，猜忌与紧张却日益升高。众人从不曾组成如此庞大的军队，身处其中，很容易觉得被重重包围。想象与真实的冲突交替出现，与陌生战士比邻而居，使人备感压力。傍晚时，许多年轻人不顾禁令，屡屡发生冲突。每至黎明，总会发现一两具因冲突被杀的尸体。各部窃窃私语，等着听为什么要大老远从家乡到这里来。

在大批营帐与勒勒车中央，立着成吉思的大帐。平原上不曾见过这种样式的毡帐：高度只有一半，宽度却有两倍。相较于一旁用柳条编的毡帐，这毡帐建材结实，无法轻易拆卸，必须架在八头牛拉的轮式拖板上。夜晚降临时，总会有数百名战士不自觉地走向

那毡帐，只为证实这个传言，然后发出赞叹。

成吉思巨大的毡帐里点着羊脂灯，帐内的人笼罩在温暖光晕中，也让空气变得浓重。墙上挂着贵重的锦缎旗帜，但其实成吉思鄙视所有的炫富之举，他坐在一张粗糙木椅上，几个弟弟则懒洋洋倚着成堆马毯马鞍，悠闲地饮酒闲聊。

成吉思面前坐着一个紧张不安的年轻勇士，他远道而来，身上不住流汗。大汗身边的人似乎毫不在意这报信的小子，但年轻使者留意到他们的手从未离开身边的武器。他的出现似乎未让他们紧张或焦虑，或许他们就只是习惯将手放在刀上。年轻使者的族人已作出决定，使者只希望老汗清楚自己要做的事。

成吉思说：“如果茶喝完了，我想听听你带来的口信。”

年轻使者点头，将浅碟放回脚边，吞下最后一口茶。他闭上眼睛，开始背诵畏兀儿汗巴尔术的口信。他背诵时，周围的谈笑声消失。他知道众人全都专心聆听，这令他紧张起来。“成吉思大汗，喜闻吾汗威名，我等亟待动身，率民至黑山来朝。旭日已升，河冰已融。吾汗为古儿汗，为诸汗之首，必将领导众民。吾等必倾所能所知为吾汗效力。”使者停下，抹去额上汗水。睁开眼时，发现成吉思正打趣地看着自己，他紧张得胃里一缩。“说得很好。”成吉思语带威胁，“但畏兀儿人呢？你们有一年时间可以前来。如果得让我亲自去请……”使者马上接话：“大汗，光是建造搬运物品的推车就花了好几个月。我们已有许多世代不曾迁徙，有五座大庙得将一块块石头拆下，并将每一块编号，之后才能重建。我们收藏的卷轴则需用十二辆车载，因此车子走不快。”

成吉思深感兴趣，倾身问道：“你们有文字？”

使者自豪地点头。“大汗，已经有许多年了。我们搜集西方诸国文献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我们都会买下。我们的大汗学识丰富，

并抄录了许多金国与大夏国^①的书籍。”

“所以我要迎来的是学者和师傅？”成吉思问，“你们要用卷轴打仗？”使者面红耳赤，毡帐内一片哄堂大笑。

“大汗，我们还有四千战士。他们会追随巴尔术汗到天涯海角。”

“他们要追随的是我，不然就得尸横遍野。”成吉思说道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使者瞪着他，然后又垂下视线看着光亮的木地板，不再说话。成吉思压下心中的不悦。“你还没说他们什么时候到，那些畏兀儿学者。”“大汗，他们只落后小的几天。三个月前小的离开时，他们已将近启程。不用再等多久，请您耐心静候。”成吉思温和答道：“四千战士。我会等着。”他陷入思考，“你懂金国文字？”“小的不识字，但吾汗懂得他们的文字。”“你说的卷轴里，有说到攻下石头城的法子吗？”使者迟疑一下，感觉四周的人对这问题深感兴趣。“大汗，小的没听过那样的事。金国的卷轴中讲的是哲理，有佛陀、孔子和老子的话。他们不曾记录战争。就算有，我们的大汗也从没让我们看过这种东西。”“那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用处。”成吉思厉声说，“去吃东西，小心别因为到处吹牛跟人打起来。等畏兀儿人真的来了，我对你们自有公断。”

使者深深鞠躬，退出毡帐，一离开灯油烟雾弥漫的空气，马上松了口气。再一次，他怀疑老汗是否明白自己做出的是怎样的承诺。畏兀儿人将不再自己做主。

使者望着辽阔营盘，闪烁营火绵延数里。曾经有人告诉他，成吉思能派出大军征伐任何地方，或许畏兀儿汗也别无选择。

^① 原文为Xi Xia（西夏），但其实西夏之称指涉的是与中原文明的相对位置。且畏兀儿人来自西辽，西夏位于其国境东邻，更不可能称其为“西”夏。西夏的正式国号为白高大夏，简称大夏。以下将同样以大夏称之。

诃额伦将湿布浸入桶内，敷上儿子的额头。帖木格一向弱不禁风，每当生病，也比合撒儿、合赤温及铁木真病时让她这做母亲的烦恼。说到铁木真，想到现在竟然得叫他成吉思，诃额伦嘴角扬起，笑了出来。那名字的意思是“大海”。那是个美丽的字，但除了字面意思外，里头还包含他的野心。他在二十六年的生命中还未见过大海，不过当然诃额伦自己也没见过。

帖木格睡得不安稳，诃额伦用手检查他的腹部，他抽搐一下。

孛儿帖说：“他静了下来，或许我可以离开一下。”

诃额伦冷冷看向这铁木真娶来的女人。孛儿帖生了四个健壮的儿子，她一度以为两人能当好姊妹，或至少能当朋友。这年轻女人曾经充满活力，生气勃勃，但残酷命运在看不见的地方捉弄了她。诃额伦知道铁木真看着自己长子的样子。他从不跟小术赤玩，对他视而不见。孛儿帖曾经抗拒他的不信任，但两人间的裂缝像楔子嵌入硬木般越来越深，更别说铁木真的其他儿子全都继承了父亲苍狼般的黄眼，术赤的眼睛却是深棕色，在昏暗光线下，就跟头发一样黑。铁木真溺爱其他孩子时，术赤会跑到母亲身旁，无法理解为何父亲对自己如此冷漠。诃额伦看到孛儿帖偷瞄帐门，她一定在想自己的儿子。

“你有奴隶负责送他们上床。”诃额伦斥责她，“如果帖木格醒来，我会需要你在这里。”

诃额伦边说边抚摸儿子下腹发黑处，那硬块离鼠蹊部上方仅几指宽。她以前看过这种伤。男人如果举太重的东西就会发生这种事。他们会痛得不得了，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康复。不过帖木格没那么幸运，从来没有。他成年后越看越不像个战士，沉睡时的脸看起来像个诗人，但她就爱他这点。或许他父亲会万分欣喜地看到其他孩子都长成了男子汉，但她特别疼爱帖木格。这孩子虽然也遭遇许